

李卓吾先生批評西遊記

第五十八回

二心攪亂大乾坤

一體難修真寂滅

這行者與沙僧拜辭了菩薩，縱起兩道祥光，離了南海，原來行者勛斗雲快，沙和尚仙雲覺遲，行者就要先行。沙僧扯住道：「大哥不必這等藏頭露尾，先去安排待小弟與你一同走。」大聖本是良心，沙僧却有疑意，真個二人同駕雲而去。不多時，果見花果山，按下雲頭，二人洞外細看，果見一個行堵，高坐石臺之上，與群猴飲酒作樂，模樣與大聖無異，也是黃髮金箍，金睛火眼，身穿也是錦布直裰，腰繫虎皮裙，手中也拿一條兒金箍鐵棒，足下也踏一雙麂皮

兩行者
相殺極
幻

靴也是這等毛臉雷公嘴，朔腮，別土星，查耳，額顱，潤，麻牙，向外生。這大聖怒發，一撒手，撇了沙和尚，掣鐵棒，上前罵道：「你是何等妖邪，敢凌我的相貌，敢占我的兒孫，擅居吾仙洞，擅作這威福？」那行者見了，公然不答，也使鐵棒來迎。二行者在一處，果是不分真假，好打啞。

兩條棒，二猴精，這場相敵，不非輕，都要護持唐御弟，各施功績，立英名。真猴實受沙門教，假妖虛稱佛子情。蓋爲神通多變化，無真無假兩相平。一個是流元一氣齊，天聖一箇是久煉千靈縮地精。這個是如意金箍棒，那個是隨心鐵桿兵。隔架遮欄無勝敗，撐持抵敵沒輸贏。

先前交手洞門外，少頃爭持在半空。

他兩個各踏雲光，跳上九霄雲內。沙僧在傍，不敢下手。見他每戰此一場，誠然難認真假，欲待拔刀相助，又恐傷了真的，忍耐良久，且縱身跳下山崖，使降妖寶杖打近水簾洞外，驚散群妖，掀翻石凳，把飲酒食肉的器皿盡情打碎。尋他的青氈包袱，四下里全然不見。原來他水簾洞本是一股瀑布飛泉，懸掛洞門，遠看似一條白布簾兒，近看乃是一股水脈，故曰水簾洞。沙僧不知進步來歷，故此難尋。即便縱雲趕到九霄雲裡，輪着寶杖，又不好下手。大聖道：「沙僧，你既助不得力，且回覆師父，說我等這般這般。」

老孫與此妖打上南海落伽山菩薩前辨個真假道罷那行者也如此說沙僧見兩個相貌聲音更無一毫差別皂白難分只得依言撥轉雲頭回覆唐僧不題你看那兩個行者且行且鬪直嚷到南海徑至落伽山打打罵罵喊聲不絕早驚動護法諸天卽報入潮陽洞裡道菩薩果然兩個孫悟空打將來也那菩薩與木叉行者善才童子龍女降蓮臺出門喝道那畜那里走這兩個遞相揪住道菩薩這廝果然像弟子模樣才自水簾洞打起鬪多時不分勝負沙悟靜肉眼愚蒙不能分識有力難助是弟子教他回西路去回師父我與這廝打到寶山借菩薩慧眼與

妙

妙

妙

妙

弟子認個真假，辨明邪正道罷。那行者也如此說一遍。衆諸天與菩薩都看良久，莫想能認。菩薩道：且放了手，兩邊站下。等我再看。果然撒手，兩邊站定。這邊說：我是真的。那邊說：他是假的。菩薩喚木叉與善才上前，悄悄分付：你一個幫住一個。等我暗念緊箍兒咒，看那個害疼的便是真。不疼的便是假。他二人果各幫一個。菩薩暗念真言，兩個一齊喊疼，都抱着頭地下打滾，只叫：莫念！莫念！菩薩不念。他兩個有一齊揪住，照舊鬪。菩薩無計奈何，卽令諸天木叉、上前助力。衆神恐傷真的，亦不敢下手。菩薩叫聲：孫悟空，兩個一齊答應。菩薩道：你當年官拜弼馬溫，大鬧天

宮時神將皆認得你。你且上界去分辨回話。這失聖謝恩。那行者也謝恩。二人扯扯拉拉。口裡不住的嚷鬧。徑至南天門外。慌得那廣目天王。帥馬趙溫。關四大天將。及把門大小衆神。各使兵器。攔住道。那里走此間。可是爭鬪之處。大聖道。我因保護唐僧。往西天取經。在路上打殺賊徒。那三藏趕我回去。我徑到普陀崖。見觀音菩薩訴告。不想這妖精幾時就變作我的模樣。打倒唐僧。搶去包袱。有沙僧至花果山尋討。只見那妖精占了我的巢穴。後到普陀崖。告請菩薩。又見我侍立臺下。沙僧誑說是我駕筋斗雲。又先在菩薩處遮飾。菩薩却是個正明。不聽沙僧之言。命我

妙

似之可
惡如此

同他到花果山看驗。原來這妖精果像老孫模樣。才自水
簾洞打到落伽山。見菩薩。菩薩也難識認。故打至此間。煩
諸天眼力。與我認個真假。道罷。那行者也似這般。這般。說
了一遍。衆天神看勾多時。也不能辨。他兩個吆喝道。你們
既不能認。讓開路。等我們去見玉帝。衆神撻抵不住。放開
天門。直至靈霄寶殿。馬元帥同張葛許丘四天師奏道。下
界有一般兩個孫悟空。打進天門口。稱兇生。說不子。兩個
直囑進來。說得那玉帝。卽降立寶殿。問曰。你兩個因甚事
擅闢天宮。嚷至朕前尋死。大聖口稱萬歲萬歲。臣今饒
死。求
無教沙門。再不敢欺心誑上。只因這個妖精。變作臣的模

妙

看眼

妙

寶蓮花

第五十八回

真

樣如此。如彼把前情備陳了一遍。望乞與臣辨個真假。那行者也如此陳了一遍。玉帝卽傳旨。宣托塔李天王。教把照妖鏡來。照這廝。誰真誰假。教他假滅真存。天王卽取鏡照住。請玉帝同衆神觀看。鏡中乃是兩個孫悟空的影子。金箍衣服毫髮不差。玉帝亦辨不出。趕出殿外。這大聖呵。冷笑。那行者也哈哈歡喜。揪頭抹頸。復打出天門。墜落西方路上。道我和你見師父去。我和你見師父去。却說那沙僧自花果山辭他兩個。又行了三晝夜。回至本莊。把前事對唐僧說了一遍。唐僧自家悔恨道。當時只說是孫悟空。打我一棍。捨去包袱。豈知却是妖精假變的行者。沙僧

又告道：這妖又假變一個長老、一匹白馬，又有一個八戒挑着我們包袱，又有一個變作是我，我忍不住惱怒，一杖打死。原是一個猴精，因此驚散。又到菩薩處訴告。菩薩着我與師兄又同去識認。那妖果與師兄一般模樣，我難助力。故先來回覆師父。三藏聞言，大驚失色，八戒哈哈大笑道：「好好，好好，應了這施主家婆婆之言了。」他說有幾起取經的，這却不又是一起。那家老老小小都來問沙僧道：「你這幾月往何處討盤纏去的？」沙僧笑道：「我往東勝神州花果山尋大師兄，取計行李，又到南海落伽山拜見觀音菩薩，却又到花果山，方才轉回至此。那老者又問往還有多少。」

妙

路程沙僧道約有二十餘萬里。老者道爺爺啞似這幾日就走了這許多路。只除是駕雲方能勾得到。八戒道不是駕雲怎得過海。沙僧道我們那算得走路。若是我大師兄只消一二日可往回也。那家子聽言都說是神仙。八戒道我們雖不是神仙神仙還是我們的晚輩哩。正說間只聽半空中喧嘩亂嚷慌得都出來看却是兩個行者打將來八戒見了忍不住手癢道等我去認認看好缺子急縱身跳起望空高叫道師兄莫嚷我老猪來也。那兩個一齋應道兄弟來打妖精來打妖精。那家子又驚又喜道是幾位騰雲駕霧的羅漢歇在我家就是發愿齋僧的也齋不着。

這等好人更不計較茶飯愈加恭養又說道兩個行者且
怕鬧出不好來地覆天翻作禍在那里三藏見那老者當
面是喜背後是憂卽開言道老施主放心莫生憂歎貧僧
收伏了徒弟去惡歸善自然謝你那老者滿口回答道不
敢不敢沙僧道施主休講師父可坐在這里等我和二哥
去一家扯一個來到你面前你就念念那話兒看那個疼
疼的就是真的不疼的就是假的三藏道言之極當沙僧
果起在半空道二位住了手我同你到師父面前辨個真
假去這大聖放了手那行者也放了手沙僧攪儘一個嘍
道二哥你也攪住一個果然攪住落下雲頭徑到金階

外三藏見了，就念緊箍咒。二人一齊叫苦道：「我們這等苦，鬪你還咒我怎的？莫念莫念。」那長老本心慈善，遂住了口，不念却也不認得真假。他兩個掙脫手，依然又打。這大聖道：「兄弟們，保着師父，等我與他打到閻王前折辨去也。」那行者也如此說。二人抓抓搔搔，須臾又不見了。八戒道：「沙僧，你既到水簾洞，看見八戒挑着行李，怎麼不搶將來？」沙僧道：「那妖精見我使寶杖打他，假沙僧他就亂圍上來要拿。是我顧性命走了。」及告菩薩與行者，復至洞口，他兩個打在空中。是我去掀翻他的石凳，打散他的小妖，只見一股瀑布泉水流，竟不知洞門開在何處，尋不着行李。」

所以空手回覆師命也。八戒道：你原來不曉得。我前年請他去時，先在洞門外相見，後被我說泛了他，他就跳下去。洞裡換衣來時，我看見他將身往水裡一鑽，那一股瀑布水流，就是洞門。想必那怪將我們包袱收在那裡面也。三藏道：你既知此門，你可趁他都不在，可先到他洞裏取出包袱。我們往西天去罷。他就來，我也不用他了。八戒道：我去。沙僧說：二哥，他那洞前有千數小猴，你一人恐弄化不過。反爲不美。八戒笑道：不怕不怕。急出門，縱着雲霧，徑上花果山，尋取行李不題。却說那兩個行者，又打嚙到陰山背後，說得那滿山鬼戰戰兢兢，藏藏躲躲，有先跑的撞入

除司門裡報上森羅寶殿道大王甘陰山上有兩個齊天大聖打將來也慌得那第一殿秦廣王傳報與二殿楚江王三殿宋帝王四殿卞城王五殿閻羅王六殿平等王七殿泰山王八殿都市王九殿忤官王十殿轉輪王一股轉一股霎時間十王會齊又著人飛報與地藏王盡在森羅殿上點聚陰兵等擒真假只聽得那強風滾滾慘霧漫漫二行者一翻一滾的打至森羅殿下陰君近前擒住道大聖有何事鬧我幽冥這大聖道我因保唐僧西天取經路過西梁國至一山有強賊截劫我師是老孫打死幾個師父怪我把你逐回我隨到南海菩薩處訴告不知那妖精

怎麼就縛着口氣假變作我的模樣在半路上打倒師父搶奪了行李師弟沙僧向我本山取討包袱這妖假立師名要往西天取經沙僧逃遁至南海見菩薩我正在側他備說原因菩薩又命我同他至花果山觀看果被這廝占了我巢穴我與他爭辨到菩薩處其實相貌言語等俱一般菩薩也難辨真假又與這廝打上天堂衆神亦果難辨因見我師我師念緊箍咒試驗與我一般疼痛故此鬧至幽冥望陰君與我查看上死簿看假行者是何出身快呈追他魂魄免教二心池亂那怪亦如是說一遍陰君聞言卽喚管簿判官一一從頭查勘更無個假行者之名再看

毛虫文簿。那猴子一百三十條。已是孫大聖幼年得道之時。大鬧陰司。消死名。一筆勾之。自後來。凡是猴屬。盡無名號。查看畢。當殿回報。陰君各執笏對行者道。大聖幽冥處。既無名號。可查。你還到陽間去折辨。正說處。只聽得地藏王菩薩道。且住。且住。等我着諦聽。與你聽個真假。原來那諦聽。是地藏菩薩經案下伏的一個獸名。他若伏在地下。一霎時。將四大部洲山川社稷。洞天福地之間。羸虫。鱗虫。毛虫。羽虫。昆虫。天仙地仙。神仙人仙。鬼仙。可以照鑑善惡。察聽賢愚。那獸奉地藏鈎旨。就于森羅庭院之中。俯伏在地。須臾。擡起頭來。對地藏道。怪名雖有。但不可當面說破。

又不能助力擒他。地藏道：當面說出便怎麼。諦聽道：當面說出，恐妖精惡發，搔擾寶殿，致令陰府不安。又問何爲不能助力擒拿。諦聽道：妖精神通，與孫大聖無二。幽冥之神，能有多少法力。故此不能擒拿。地藏道：似這般怎生祛除。諦聽道：佛法無邊，地藏早已省悟，卽對行者道：你兩個形容如一，神通無二。若要辨明，須到雷音寺，釋迦如來那里，方得明白。兩個一齊嚷道：說的是，說的是。我和你西天佛祖之前，折辨去。那十殿陰君送出，謝了地藏，回上翠雲宮，着鬼使開了幽冥關隘不題。看那兩個行者飛雲奔霧，打上西天，有詩爲證。

著眼

人有二心生禍災。天涯海角致疑猜。欲思寶馬三公位。
又憶金鑾一品臺。南征北討無休歇。東攬西除未定哉。
禪門須學無心訣。靜養嬰兒結聖胎。

他兩個在那半空裡。扯扯拉拉。抓抓掙掙。且行且鬪。直嚷
至大西天靈鷲仙山。雷音寶刹之外。早見那四大菩薩。八
大金剛。五百阿羅。三千揭諦。比丘尼。比丘僧。優婆塞。優婆
夷。諸大聖衆。都到七寶蓮臺之下。淨聽如來說法。那如來
正講到這。

奇筆幻
思一至
于此

不有中。有不無。中無不色。中色不空。中空非有。有非
無。爲無。非色爲色。非空爲空。空卽是空。色卽是色。色無

定色。色卽是空。空無定空。空卽是色。知空不空。知色不色。名爲照了。始達妙音。

普眼

藥衆稽首皈依。流通誦讀之際。如來降天花。普散繽紛。卽離寶座。對大衆道。汝等俱是一心。且看二心競鬪而來也。大衆與目看之。果是兩個行者。天天喝地。打至雷音勝境。慌得那八大金剛。上前攔住道。汝等欲往那里去。這大聖道。妖精變作我的模樣。欲至寶蓮臺下。煩如來爲我辨個虛實也。衆金剛抵擋不住。直嚷至臺下。跪于佛祖之前。拜告道。弟子保護唐僧。來造寶山。求取真經。一路上煉魔縛怪。不知費了多少精神。前至中途。偶遇強徒劫擄。委是弟

妙

子二次打傷幾個師父怪我趕回不容同拜如來金身弟子無奈只得投奔南海見觀音訴苦不期這個妖精假變弟子聲音相貌將師父打倒把行李搶去師弟悟靜尋至我山被這妖假捏巧言說有真僧取經之故悟靜脫身至南海備說詳細觀音知之遂令弟子同悟靜再至我山因此兩人比併真假打至南海又打到天宮又曾打見唐僧打見冥府俱莫能辨認故此大膽輕造千乞大開方便之門廣垂憐憫之念與弟子辨明邪正庶好保護唐僧親拜金身取經回東土未揚大教大衆聽他兩張口一樣聲俱說一遍衆亦莫辨惟如來則通知之正欲道破忽見南下

綵雲之間來了觀音。參拜我佛。我佛合掌道。觀音尊者。你看那兩個行者。誰是真假。菩薩道前日在弟子荒墳。委不能辨他。又至天宮地府。亦俱難認。特來拜告如來。千萬與他辨明。辨明如來笑道。汝等法力廣大。只能管轄周天之事。不能徧識周天之物。亦不能廣會周天之種類也。菩薩又請示周天種類。如來才道。周天之類。有五仙。乃天地神人鬼。有五蟲。乃羸鱗毛羽昆。這廝非天。非地。非神。非人。非鬼。亦非羸。非毛。非羽。非昆。又有四猴混世。不入十類之種。菩薩道。敢問是那四猴。如來道。

第一是靈明石猴。通變化。識天時。知地利。移星換斗。

第二是赤尻馬猴曉陰陽會人事善出入避死延生

第三是通臂猿猴拿日月縮千山辨休咎乾坤摩弄

第四是六耳獼猴善聆音能察理知前後萬物皆明

此四猴者不入十類之種不達兩間之名我觀假悟空乃

六耳獼猴也此猴若立一處能知千里外之事凡人說話

亦能知之故此善聆音能察理知前後萬物皆明與真悟

空同像同音者六耳獼猴也那獼猴聞得如來說出他的

本像胆戰心兢急縱身跳起來就走如來見他走時卽令

大衆下手早有四菩薩八金剛五百阿羅三千揭諦比丘

僧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觀音木叉一齊圍繞孫大聖也

要上前。如來道：「悟空休動手。待我與你擒他。」那獼猴毛骨悚然，料著難脫，卽忙搖身一變，變作個蜜蜂兒，往上便飛。如來將金鉢盂撇起去，正蓋著那蜂兒落下來。大衆不知，以爲走了。如來笑云：「大衆休言，妖精未走，見在我這鉢盂之下。」大衆一發上前，把鉢盂揭起，果然現了本像。是一個六耳獼猴。孫大聖忍不住，輪起鐵棒，劈頭一下打死。至今絕此一種。如來不忍道：「善哉善哉。」大聖道：「如來不該聽個他，他打傷我師父，搶奪我包袱，依律問他，個得財傷人，白晝搶奪，也該個斬罪哩。」如來道：「你自快去保護唐僧，來此求經罷。」大聖叩頭謝道：「上告如來得知。那師父定是受」

要我此去若不收留。却又不勞一番神思。望如來方便。把孫獼兒。咒念一念。褪下這個金箍。交還如來。放我還俗去罷。如來道。你休亂想。切莫耍刁。我教觀音送你去。不怕他不收。好生保護他去。那時功成歸極樂。汝亦坐蓮臺。那觀音在傍聽說。卽合掌謝了聖恩。領悟空。輒駕雲而去。隨後木叉行者。白麴哥。一同赶上。不多時。到了中途。艸舍人家。沙和尚看見。急請師父。拜門迎接。菩薩道。唐僧前日打死你的。乃假行者。六耳獼猴也。幸如來知識。已被悟空打死。你今須是收兩悟空。一路上魔瘡未消。必得他保護你。纔得到靈山。見佛取經。再休喚怪。三藏叩頭道。謹遵教旨。正

拜謝時只聽得正東上狂風滾滾衆目視之乃猪八戒背着兩個包袱駕風而至。猓子見了菩薩倒身下拜道弟子前日別了師父至花果山水簾洞尋得包袱果是一個假唐僧假八戒都被弟子打死原是兩個猴身却入裏方尋着包袱當時查點一物不少却駕風轉此更不知兩行者下落如何菩薩把如來識怪之事說了一遍那猓子十分歡喜稱謝不盡。師徒們拜謝了菩薩回海都依舊合意同心洗冤解怒又謝了那村舍人家整束行囊馬匹找大路而行正是

中道分離亂五行

降妖聚會合元明

神歸心舍禪方定

六識祛降升自成

畢竟這去不知三藏幾時得面佛求經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讀此因思昔人真猴似猴之謔不覺失笑○昔人云一心可以幹萬事兩心不可以幹一事此回便是他註脚

又批

天下只有似者難辨所以可惡然畢竟似者有破敗真者無破敗似何益哉似何益哉

第五十九回

唐三藏路阻火焰山

孫行者一調芭蕉扇

若干種性本來同海納無窮。千思萬慮終成妄。般般色色和融。有日功完行滿。圓明法性高隆。休教差別走西東。緊鎖牢韉。收來安放丹爐內。煉得金烏一樣紅。朗朗輝輝嬌艷。任教人入乘龍。

話表王藏。遵菩薩教旨。收了行者。與八戒沙僧。剪斷三鎖。鎖猿猴。馬同心戮力。趕奔西天。說不盡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歷過了夏月炎天。却又值三秋霜景。但見那

薄雲斷絕。西風緊。鶴鳴遠岫。霜林錦。光景正暮涼。山景

水更長征鴻來北塞玄鳥歸南陌客路怯孤單衲衣客
易寒

師徒四衆進前行處漸覺熱氣蒸人三藏勒馬道如今正是秋天却怎返有熱氣八戒道原來不知西方路上有個斯哈哩國乃日落之處俗呼爲天盡頭若到中西時國王差人上城擂鼓吹角混雜海沸之聲日乃太陽真火落于西海之間如火淬水接聲滾沸若無鼓角之聲混耳卽振殺域中小兒此地熱氣蒸人想必到日落之處也大聖聽說忍不住笑道猷子莫亂談若論斯哈哩國正好早哩似師父朝三暮二的這等擔閣就從小至老老了又小老小

三生也還不到八戒道哥呵據你說不是日落之處爲何這等酷熱沙僧道想是天時不正秋行夏令故也他三個正都爭講只見那路傍有座庄院乃是紅瓦蓋的房舍紅磚砌的垣牆紅油門扇紅漆板榻一片都是紅的三藏下馬道悟空你去那人家問個消息看那炎熱之故何也大聖收了金箍棒整肅衣裳扭捏作個斯文氣象綽下大徑至門前觀看那門裡忽然走出一個老者但見他

穿一領黃不黃紅不紅的葛布深衣帶一頂青不青皂不皂的篾絲涼帽手中拄一根灣不灣直不直暴節竹杖足下踏一雙新不新舊不舊揜鞞鞞鞋面似紅銅鬚

如白鍊兩道壽眉遮碧眼。張哈口露金牙。

那老者猛擡頭看見行者吃了一驚。拄着竹杖問道。你是那里來的怪人。在我這門首何幹。行者答禮道。老施主。休怕我。我不是甚麼怪人。貧僧是東土大唐欽差上西方求經者。師徒四人。適至寶方。見天氣蒸熱。一則不解其故。二來不知地名。特耳問指教一二。那老者却才放心笑云。長老勿罪。我老漢一時眼花。不識尊顏。行者道。不敢。老者又問。令師在那條路上。行者道。那南首大路上立的。不是老者教請來請來。行者懽喜。把手一招。三藏卽同八戒沙僧牽白馬挑行李。近前都對老者作禮。老者見三藏寺姿標。

政八戒沙僧相貌奇稀又驚又喜只得請入裡坐教小僧
們看茶一壁廂辦飯三藏聞言起身稱謝道取閱公案處
處遇秋何返炎熱老者道該地喚做火蘊山無春無秋四
季皆熱三藏道火蘊山却在那邊可阻西去之路行者道
西方却去不得那山雖近有六千里遠正是西方必由之
路却有八百里火蘊山西國不生若過得山就是西
腦蓋鐵身軀也要化年男成汁推黑龍明言大驚失色不敢再
問只見門外一個小和尚年男一輛紅車兒住在門傍叫
聲賣糕大聖拔根鬚毛變個銅錢問那人買糕那人接了
錢不論好歹揭開車兒上本果熱氣騰騰蒸出一塊糕

與行者行者托在手中好似火裡燒的灼炭煤爐內的紅釘你看他左手倒在右手右手換在左手只道熱熱熱難吃難吃那男子笑道怕熱莫來這裡這裡是這等熱行者道你這漢子好不明理常言道不冷不熱五穀不結他這等熱得狠你這糕粉自何而來那人道若知糕粉米敬求鐵扇仙行者道鐵扇仙怎的那人道鐵扇仙有柄芭蕉扇求得來一扇息火二扇生風三扇下雨我們就布種及時收割故生五穀養生不然誠寸艸不能生也行者聞言急抽身走入裡面將糕遞與八戒道師笑放心且莫鬧年終暑吃了糕我與你說幾句老話

諸糕老耆道我家的茶飯米奉敢吃你糕行者笑道老人家茶飯到不必賜我問你鐵扇仙在那里住老者道你問他怎的行者道適纔那賣糕人說此仙有柄芭蕉扇求將來一扇息火三扇生風三扇下雨你這方布種收割才得五穀養生我欲尋他討來搗息火燄山過去且使這方依時收穫得安生也老者道故有此說你們却無禮物恐那聖賢不肯來也三藏道他要甚禮物老者道我這里人家十年拜求一度四猪四羊花紅表裡異香時果雞鵝美酒潔潔虔誠拜倒那仙山請他出洞至此施爲行者道那山喚作何處喚甚地名有幾多里數等我問他要扇子去老

者道那山在西南方名喚翠雲山山中有一仙洞名喚芭蕉洞我這里衆姓人等去拜仙山往回要走一月計有一千四百五六十里行者笑道不打緊就去就來那老者道且住吃些茶飯辦些乾糧須得兩人做伴那路上沒有人家又多狼虎非一日可到莫當耍子行者笑道不用不用我去也說一聲忽然不見那老者慌張道爺爺啞原來是騰雲駕霧的神人也且不說這家子供奉唐僧加倍却說那行者霎時徑到翠雲山按住祥光正自找尋洞口忽然聞得丁丁之聲乃是山林內一個樵夫伐木行者卽趨步至前又聞得他道

雲際依依認舊林，斷崖荒艸路難尋。西山望見朝來雨，
南澗歸時渡處深。

行者近前作禮道：「樵哥，問訊了。」那樵子撇了柯斧，答禮道：「長老何往？」行者道：「敢問樵哥，這可是翠雲山？」樵子道：「正是。」行者道：「有個鐵扇仙的芭蕉洞在何處？」樵子笑道：「這芭蕉洞雖有，却無個鐵扇仙。只有個鐵扇公主，又名羅刹女。行者道：人言他有一柄芭蕉扇，能熄得火焰山，敢是他麼？」樵子道：「正是。」正是這聖賢有這件寶貝，善能熄火，保護那方人家。故此稱爲鐵扇仙。我這里人家用不着他，只知他叫做羅刹女，乃大力牛魔王妻也。行者聞言，大驚失色，心中

暗想道。又是冤家了。當年伏了紅孩兒。說是這厮養的。前在那解陽山破兒洞。遇他叔子。尚且不肯與水。要作報仇之意。今又遇他父母。怎生借得這扇子耶。樵子見行者沉思默慮。嗟嘆不已。便笑道。長老你出家人。有何憂疑。這條小路兒向東去。不尚五六里。就是芭蕉洞。休得心焦。行者道。不瞞樵哥說。我是東土唐朝。差往西天求經的唐僧大徒弟。前年在火雲洞。曾與羅刹之子。紅孩兒有些言語。但恐羅刹懷仇不與。故生憂疑。樵子道。大丈夫見貌辨色。只以求扇爲名。莫認往時之嫂話。管情借得。行者聞言。深深唱個大惹道。謝樵哥教誨。我去也。遂別了樵夫。徑至芭蕉

洞口。但見那兩扇門緊閉牢關。洞外風光秀麗。好去處。正是那。

山以石爲骨。石作土之精。烟霞含宿潤。苔蘚助新青。巖
峩勢聳欺蓬島。幽靜花香若海瀛。幾樹喬松棲野鶴。數
株衰柳語山鶯。誠然是千年古跡。萬載仙踪。碧梧鳴彩
鳳。活水隱蒼龍。曲徑萼蘿垂掛。石梯藤葛攀籠。猿嘯翠
巖。忻月上。鳥啼高樹喜晴空。兩林竹廡涼如雨。一徑花
濃沒繡絨。時見白雲來遠岫。畧無定體漫隨風。

行者上前叫牛大哥。開門開門。呀的一聲。洞門開了。裡邊
走出一個毛兒女。手中提着花籃。肩上擔着鋤子。真個是

一身藍縷無粧飾，滿面精神有道心。行者上前迎着，合掌道：「女童，累你轉報公主一聲。我本是取經的和尚，在西方路上，難過火燄山，特來拜借芭蕉扇一用。」那毛女道：「你是那寺裡和尚，叫甚名字？我好與你通報。」行者道：「我是東土來的，叫做孫悟空和尚。」那毛女即便回身，轉于洞內，對羅剎跪下道：「奶奶，洞門外有個東土來的孫悟空和尚，要見奶奶，拜求芭蕉扇，過火燄山一用。」那羅剎聽見孫悟空三字，便似撮鹽入火，火上澆油，骨都都紅生臉上，惡狠狠怒發心頭，口中罵道：「這潑猴今日來了，叫丫鬟取披掛、拿兵器來。」隨即取了披掛，拿兩口青鋒寶劍，整束出來。行者在

洞外閃過偷看怎生打扮只見他

頭裹團花手帕身穿納錦雲袍腰間雙束虎筋縹微露
繡裙偏綃鳳嘴弓鞋三寸龍鬚膝褲金銷手提寶劍怒
聲高兇比月婆容貌

那羅刹出門高叫道孫悟空何在行者上前躬身施禮道
嫂嫂老孫在此奉揖羅刹咄的一聲道誰是你的嫂嫂那
個要你奉揖行者道尊府牛魔王當初曾與老孫結義乃
七兄弟之親今聞公主是牛太哥令正安得不以嫂嫂稱
之羅刹道你這潑猴既有兄弟之親如何坑陷我子行着
伴問道今郎是誰羅刹道我兒是號山枯松澗火雲洞聖

嬰大王紅孩兒被你傾了。我們正沒處尋你報仇。你今上門納命。我肯饒你。行者滿臉陪笑道。嫂嫂原來不察理。錯怪了老孫。你令郎因是捉了師父。要蒸要煮。幸虧了觀音菩薩。收他去。救出我師。他如今現在菩薩處。做善財童子。實受了菩薩正果。不生不滅。不垢不淨。與天地同壽。日月同庚。你倒不謝老孫保命之恩。返怪老孫。是何道理。羅刹道。你這個巧嘴的潑猴。我那兒雖不傷命。再怎生得到我的跟前。幾時能見一面。行者笑道。嫂嫂要見令郎。有何難處。你且把扇子借我。搨息了火。送我師父過去。我就到南海菩薩處。請他來見你。就送扇子還你。有何不可。那時節。

你看他可曾損傷一毫，如有些須之傷，你也怪得有理。如比舊時標致，還當謝我。羅刹道：「潑猴少要饒舌。」伸過頭來，等我砍上幾劍。若受得疼痛，就借扇子與你。若忍耐不得，教你早見閻君。行者又手向前笑道：「嫂嫂切莫多言。老孫伸着光頭，任尊意砍上多少，但沒氣力，便罷。是必借扇子用用。」那羅刹不容分說，雙手輪劍，照行者頭上乒乒乓乓，砍有十數下。這行者全不認真。羅刹害怕，回頭要走。行者道：「嫂嫂那里去？」快借我使使。那羅刹道：「我的寶貝，原不輕借。行者道：『既不肯借，吃你老叔一棒。』」好猴王，一隻手扯住一隻手去耳內掣出棒來，幌一幌，有碗來粗細。那羅刹掙

脫手舉劍來迎行者。隨又輪棒便打。兩個在翠雲山前。不論親情。却只講仇隙。這一場好殺。

即不道
男不也
女敵

裙釵本是修成怪。爲子懷仇恨。潑猴行者。雖然生狠怒。因師路阻。讓娥流。先言拜借芭蕉扇。不展驍雄耐性柔。羅刹無知輪劍砍。猴王有意說親由。女流怎與男兒鬪。到底男剛壓女流。這個金箍鐵棒多兇猛。那個霜刃青鋒甚緊綢。劈面打。照頭丟。恨苦相持不罷休。左攔右遮。施武藝。前迎後架。騁奇謀。却才鬪到沉酣處。不覺西方墜日頭。羅刹忙將真扇子。一搥揮動鬼神愁。那羅刹女與行者相持到晚。見行者棒重。却又解數。問省。

料圖他不過即便取出芭蕉扇幌一幌一扇陰風把行者
搗得無影無形莫想收留得住這羅刹得勝回歸那大聖
飄飄蕩蕩左沉不能落地右墜不得存身就如旋風翻敗
葉流水淌殘花涼了一夜直至天明方才落在一座山上
雙手抱住一塊峯石定性良久仔細觀看却才認得是
須彌山大聖長歎一聲道好利害婦人怎麼就把我孫
到這裡來了我當年曾記得在此處曾求靈吉祖師降
風怪救我師父那黃風嶺至此直南上有三千餘里奈在
西路轉來乃東南方隅不知有幾萬里等我下去問靈吉
菩薩一個消息却回舊路正躊躇間天驛得鐘聲响亮

下山坡徑至禪院。那門前道人認得行者的形容，卽入裡而報道。前年來請菩薩去降黃風怪的那個毛臉大聖又來了。菩薩知是悟空，連忙下寶座，相迎入內，施禮道：「恭喜取經來耶。」悟空答道：「正好未到，早哩早哩。」靈吉道：「既未曾得到雷音，何以回顧荒山？」行者道：「自上年蒙盛情降了黃風怪，一路上不知歷過多少苦楚，今到火燄山，不能前進，詢問土人，說有個鐵扇仙，芭蕉扇搨得火滅。老孫特去尋訪。原來那仙是牛魔王的妻，紅孩兒的母，他說我把他兒子做了觀音菩薩的童子，不得常見，恨我爲仇，不肯借扇子。敝了觀音菩薩的童子，不得常見，恨我爲仇，不肯借扇子。與我爭鬪，他見我的棒重難撐，遂將扇子把我一搨搨得

我悠悠蕩蕩。直至于此。方才落住。故此輕造禪院。問個歸路。此處到火焰山。不知有多少里數。靈吉笑道。那婦人。喚名羅刹女。又叫做鐵扇公主。他的那芭蕉扇。本是崑崙山後。自混沌開闢以來。天地產成的一個靈寶。乃太陰之精。葉故能滅火氣。假若搗着人。要飄八萬四千里。方息陰風。我這山。到火焰山。只有五萬餘里。此還是大聖布留雲之能。故止住了。若是凡人。正妍不得住也。衍者道。利害利害。我師父。却怎生得度。那方靈吉道。大聖放心。此一來。也是唐僧的緣法。合教太聖成功。衍者道。怎見成功。靈吉道。我當年受如來教旨。賜我一粒定風丹。一柄飛龍杖。飛龍杖。

已降了風魔這定風丹尚未曾見用如今鬆了大聖管教
那斯掬你不動你却要了扇子煽息火却我就立此功也
行者低頭作禮感謝不盡那菩薩卽于衣袖中取出一個
錦袋兒將那一粒定風丹與行者安在衣領裡邊將針線
緊緊縫了送行者出門道不及畱歛往西北上去就是羅
刹的山場也行者辭了靈吉駕觔斗雲徑返翠雲山頃刻
而至使鐵棒打着洞門叫道開門開門老孫來借扇子使
使哩慌得那門裡女童卽忙來報奶奶借扇子的又來了
羅刹聞言心中悚懼道這猴真有本事我的寶貝扇着
人要丟入萬四千里方能停止他怎麼才吹去就回來也

猴

借物不還
之物

這猢猻等我一連搥他兩三扇教他找不着歸路急縱身結束整齊雙手提劍走出門來道孫行者你不怕我又來尋死行者笑道嫂嫂勿得慳吝是必借我使使保得唐僧過山就送還你我是個志誠有餘的君子不是那借物不還的小人羅刹又罵道潑猴猢猻奸沒道理沒分曉奪子之仇尚未報得借扇之意豈得如心你不要走吃我老娘一劍大聖公然不懼使鐵棒劈手相迎他兩個往往來來戰經五七回合羅刹女手軟難輪孫行者身強善敵他見事勢不諧卽取扇子望行者擲了一扇行者巍然不動行者攥了鐵棒笑吟吟的道這番不比那番任你怎麼搥來

若動一動就不算漢子。那羅刹又搗兩搗，果然不動。羅刹慌了，急收寶貝，轉回走入洞裡，將門緊緊關上。行者見他閉了門，却就弄個手段，拆開衣領，把定風丹，嚙在口中，搖身一變，變作一個蠅螬蟲兒，從他門隙處鑽進，只見羅刹叫道：「渴了，渴了，快拿茶來。」近侍女童，即將香茶一壺、沙沙的滿斟一碗，沖起茶末，漕漕行者，見了，懽喜，嚙的一翅飛在茶末之下。那羅刹渴極，接過茶，兩三氣都吃了。行者已到他肚腹之內，現原身，厲聲高叫道：「嫂嫂，借扇子我使使。」羅刹大驚失色，叫小的們關了前門，否俱說關了。他又說：「既關了門，孫行者如何在家裡叫喚？」女童道：「在你身上叫。」

坐碗點
心巧甚

榜

哩羅剎道孫行者你在那里弄術哩行者道老孫一生不
會弄術都是些真手段實本事已在尊嫂尊腹之內要子
已見其肺肝矣我知你也飢渴了我先送你個坐碗兒解
渴却就把脚往下一登那羅剎小腹之中疼痛難禁坐于
地下叫苦衍者道嫂嫂休得推辭我再送你個點心充飢
又把頭往上一頂那羅剎心痛難禁只在地上打滾疼得
他面黃唇白只教孫叔叔饒命行者却纔收了手脚道你
才認得叔叔麼我看牛大哥情上且饒你性命快將扇子
拿來我使使羅剎道叔叔有扇有扇你出來拿了去行盪
道拿扇子我看了出來羅剎即叫女童拿一柄芭蕉扇我

若在下
而出來
就是他
的兒子

猴

先帝
那兒
來

在傍邊行者探到喉嚨之上見了道嫂嫂我既饒你性命
不在腰肋之下撈個窟窿出來還自口出你把口張三張
兒那羅刹果張開口行者還作個蠅蟲先飛出來丁在
芭蕉扇上那羅刹不知連張三次叫叔叔出來罷行者化
原身拿了扇子叫道我在此間不是謝借了謝借了拽開
步往前便走小的們連忙開了門放他出洞這大聖撥轉
雲頭徑回東路霎時按下雲頭立在紅磚壁下八戒見了
歡喜道師父師兄來了來了三藏卽與本店老者同沙僧
出門接着同至舍內把芭蕉扇靠在傍邊道老官兒可是
這個扇子老者道正是正是唐僧喜道賢弟有莫大之功

求此寶貝甚勞苦了。行者道：勞苦倒也不說，那鐵扇仙你道是誰？那廝原來是牛魔王的母紅孩兒的母，名喚羅刹女。又喚鐵扇公主。我尋到洞外借扇，他就與我講起仇隙，把我砍了幾劍。是我使棒嚇他，他就把扇子搗了我一下，飄飄蕩蕩，直刮到小須彌山。幸見靈吉菩薩，送了我一粒定風丹，指與歸路。復至翠雲山，又見羅刹女羅刹女又使扇子搗我不動，他就回洞。是老孫變作一個蠅蟻蟲，竊入洞去。那廝正討茶吃，是我鑽在茶末之下，到他肚裡，攪起手脚。他疼痛難禁，不住口的叫我做叔叔。饒命！憐恩！將扇借與我。我却饒了他。拿將扇來，待過了火焰山，仍送還。

他三藏聞言感謝不盡。師徒們俱拜辭老者。一路西來。約行有四十里遠近。漸漸酷熱。蒸人。沙僧只叫脚底烙得慌。八戒又道。爪子盪得痛。馬比尋常又快。只因地熱難停。十分難進。行者道。師父且請下馬。兄弟們莫走。等我搨息下火。待風雨之後。地土冷些。再過山去。行者果舉扇徑至火邊。儘力一搨。那山上火光烘烘騰起。再一扇更着百倍。又一扇。那火足有千丈之高。漸漸燒着身體。行者急回。已將兩股毫毛燒盡。徑跑至唐僧面前。叫快回去。快回去。火來了。火來了。那師父爬上馬。與八戒沙僧復東來。有二十餘里。方才歇下道。悟空如何了呀。行者丟下扇子道。不停當。

不停當被那厮哄了。三藏聽說愁促眉尖悶添心上止不住兩淚澆流。只道怎生是好。八戒道哥哥你急急忙忙叫回去是怎麼說。行者道我將扇子搗了一下火光烘烘第二搗火氣愈盛。第三搗火頭飛有千丈之高。若是跑得不快把毫毛都燒盡矣。八戒笑道你常說雷打不傷火燒不損如今何又怕火。行者道你這猢猻子全不知事。那時節用心防備故此不傷。今日只爲懶息火光不曾捻避火訣。又未使護身法。所以把兩股毫毛燒了。沙僧道似這般火盛無路通西。怎生是好。八戒道只揀無火處走便罷。三藏道那方無火。八戒道東方南方北方俱無火。又問那方有經。

八戒道：西方有經，三藏道：我只欲往有經處去哩。沙僧道：有經處有火，無火處無經，誠是進退兩難。師徒每正自胡談亂講，只聽得有人叫道：大聖不須煩惱，且來吃些齋飯。再議。四衆回看時，見一老人，身披飄風氅，頭頂偃月冠，手持龍頭杖，足踏鐵鞦韆，後帶著一個鵬嘴魚腮鬼，鬼頭上頂著一個銅盆，盆內有些蒸餅糕糜、黃糧米飯，在于西路下躬身道：我本是火焰山土地，知大聖保護聖僧，不能前進，特獻一齋。行者道：吃齋小可，這火光幾時滅得？讓我師父過去。土地道：要滅火光，須求羅刹女，借芭蕉扇。行者去路傍搗塊，罵道：這不是那火光越搗越着，何也？土地看

了笑道此扇不是真的被他哄了行者道如何方得真的
那土地又控背躬身微微笑道

若還要借真芭蕉

故且

須是尋覓大力王

畢竟不知大力王有甚緣故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羅刹女遺焰至今尚在或問在何處曰遍地都是只
是男子不動火他自然滅熄了○這婦人遍能發火
所以和尚只得求他

第六十回

牛魔王罷戰赴華筵

孫行者二調芭蕉扇

土地說大力王，卽牛魔王也。行者道：「這山本是牛魔王放的火，假名火燄山。土地道：「不是，不是。大聖若肯赦小神之罪，方敢直言。」行者道：「你有何罪？」直說無妨。土地道：「這火原是大聖放的。行者怒道：「我在那里，你這等亂談。我可不是赦火之輩。土地道：「是你也認不得我了。此間原無這座山。因大聖五百年前，大鬧天宮時，被顯聖擒了，壓赴老君，將大聖安于八卦爐內，煅煉之後，開鼎被你登倒丹爐，落了幾箇磚來，內有餘火，到此處化爲火燄山。我本是兜率宮侍

如此照
原青甚

極荒唐
却似實事

好名色

爐的道人當被老君怪我失守降下此間就做了火醺山土地也。猪八戒聞言恨道：怪到你這等打扮，原來是道士變的土地。行者半信不信，道：你且說早尋大力王何故土地道大力王乃羅刹女丈夫，他這向撇了羅刹，現在積雷山摩雲洞有個萬歲狐王，那狐王死了，遺下一個女兒，叫做玉面公主。那公主有百萬家私，無人掌管。二年前訪着牛魔王，神通廣大，情願倒陪家私，招贅爲夫。那牛王棄了羅刹，久不回頭。若大聖尋着牛王，拜求來此，方借得真扇。一則搗息火焰，可保師父前進；二來永除火患，可保此地生靈。三者救我歸天，回繳老君法旨。行者道：積雷山坐落

何處到彼有多少程途。土地道在正南方。此間到彼有三
千餘里。行者聞言。即分付八戒沙僧。保護師父。又教土地
降侍勿回。隨即忽的一聲。渺然不見。那裏消半個時辰。早
見一座高山峻嶺。按落雲頭。停立巔峯之上。觀看真身。好
山。

高不高。頂摩碧漢。大不大。徑扎黃泉。山前日暖。嶺後風
寒。前日暖有三冬。峰太無垠。嶺後風寒。見九月寒霜
人不倦。龍潭接澗水長流。虎穴依崖花放早。水流千派似
飛瓊。花放一心如有錦。灣環嶺上灣環樹。挖奴頭外挖
奴松。真個是高的山。峻的嶺。陡的崖。深的澗。香的。花。美。

的果紅的藤紫的竹青的松翠的柳八節四時顏不改
千年萬古色如龍

大聖看勾多時步下尖峯入深山找尋路徑正自沒個消
息忽見松陰下有一女子手折了一枝香蘭兒嫩娜娜而
來大聖悶在怪石之傍定睛觀看那女子怎生模樣

嬌態傾國色緩緩步移道貌若王嫡顏如楚女如花解
語似玉生香高髻堆青髻碧鴉雙睛蘸綠橫秋水湘裙
半露弓鞋小翠袖微舒粉腕長說甚麼暮雨朝雲真個
是朱唇皓齒錦江滑膩峨眉秀賽過文君與薛濤

那女子漸漸走近石邊大聖變身施禮緩緩而言曰女者

薩何往。那女子失會觀看。聽得叫問。却是薩頭。忽見大聖的相貌醜陋。老大心驚。欲退難退。欲行難行。只得戰兢兢勉强答道。你是何方來者。敢在此間問誰。大聖沉思道。我若說出取經求扇之事。恐這廝與牛王有親。且只以假親托意。來請魔王之言。而答方可。那女子見他不語。變了顏色。怒聲喝道。你是何人。敢來問我。大聖躬身陪笑道。我是翠雲山來的。初到貴處。不知路徑。敢問菩薩。此間可是雷山。那女子道。正是。大聖道。有個摩雲洞。坐落何處。那女子道。你尋那洞做甚。大聖道。我是翠雲山芭蕉洞鐵扇公主。請牛魔王的。那女子一聽鐵扇公主請牛魔王之言。心

妖魔是
婦婦印
好是妖
魔

中大怒。撇耳根子通紅。潑口罵道。這賤婢。着實無知。牛王
自到我家。未及二載。也不知送了他多少珠翠金銀。綾羅
段疋。年供柴。月供米。自自在在受用。還不識羞。又來請他
怎的。大聖聞言。情知是玉面公主。故意掣出金箍棒。大喝
一聲道。你這潑賤。將家私買住牛王。誠然是陪錢嫁漢。你
倒不差。却敢罵誰。那女子見了。謊得魂散魂飛。沒好步。亂
踉金道。戰兢兢回頭便走。這大聖。吆吆喝喝。隨後相跟。原
來穿過松陰。就是摩雲洞口。女子跑進去。撲的把門關了。
大聖却才收了金箍棒。停步看時。好所在。

樹林森密。巖洞峻嶒。薜蘿陰冉冉。蘭蕙味芬馨。流泉漱

粉汗蘭
心語媚
甚

盍

臨寫得
逼真

傳神

玉穿修竹，巧石知機帶落英。煙霞籠遠岫，日月照雲屏。
一龍吟虎嘯，鶴唳鶯啼，一片清幽真可愛。琪花瑤草景常
明，不亞天台仙洞勝，如海上蓬瀛。

且不言行者，這里觀看景致，却說那女子跑得粉汗淋漓，
說得蘭心吸吸，徑入書房裡面。原來牛魔王正在那里靜
翫丹青，這女子沒好氣，倒在懷裡抓耳撓腮，放聲大哭。牛
王滿面陪笑道：「美人休得煩惱，有甚話說？」那女子跳天索
地，口中罵道：「潑魔，害殺我也！」牛王笑道：「你爲甚事罵我？」女
子道：「我因父母無依，招你護身養命，江湖中說你是條好
漢，原來是個懼內的慵夫。」牛王聞說，將女子抱住，道：「美人

我有那些不是處。你且慢慢說來。我與你陪禮。女子道。適才我在洞外。閒步。花陰。折蘭。採蕙。忽有一個毛臉雷公。嘴的和尚。猛地前來施禮。把我嚇了個掙及定。定性問。是何人。他說是鐵扇公主。央他來請牛魔王的。被我說了兩句。他倒罵了我一場。將一根棍子。趕着我打。若不是走得快些。幾何被他打死。道不是招你爲禍。害殺我也。牛王聞言。却與他整容陪禮。溫存良久。女子方才息氣。魔王却發狠道。美人在上。不敢相瞞。那芭蕉洞。雖是僻靜。却清幽自在。我山妻自幼修持。也是個得道的女仙。却是家門嚴謹。內無一尺之童。焉得有雷公嘴的男子。央來。這想是那里來。

的妖怪，或者假綽名聲，至此訪我等，我出去看看。好魔王，拽開步，出了書房，上大廳，取了披掛，結束了，拿了一條混鐵棍，出門高叫道：「是誰人，在我這里無狀？」行者在傍見他，那模樣與五百年前又大不同，只見

頭上戴一頂水磨銀亮熟鐵盔，身上貫一付絨穿錦緞，黃金甲，足下踏一雙捲尖粉底鹿皮靴，腰間束一條攢絲三股獅蠻帶，一雙眼光如明鏡，兩道眉，艷似紅霓，口若血盆，齒排銅板，吼聲響震山神，怕行動，威風惡鬼，慌四海，有名稱混世，西方大力號魔王。

這大聖整衣上前，深深的唱個大惹道：「長兄，還認得小弟。」

麼牛王答禮道。你是齊天大聖孫悟空麼。大聖道。正是。正是。一向久別未拜。適才到此。問一女子。方得見兄。丰采果勝常。可賀也。牛王喝道。且休巧舌。我聞你鬧了天宮。被佛祖降壓在五行山下。近解脫天災。保護唐僧。西天見佛求經。怎麼在號山枯松澗。火雲洞。把我小兒牛聖嬰害了。正在這里惱你。你却怎麼又來尋我。大聖作禮道。長兄勿得悞怪小弟。當時令郎捉住吾師。要食其肉。小弟近他不得。幸觀音菩薩欲救吾師。勸他歸正。現今做了善財童子。比兄長還高。享極樂之門堂。受逍遙之永壽。有何不可。還怪我耶。牛王罵道。這個乖嘴的猢猻。害子之情。被你說過。你

才欺我愛妾，打上我門，何也？大聖笑道：「我因拜謁長兄，不見，向那女子拜問，不知就是二嫂嫂。因他罵了我幾句，是小弟一時粗鹵，驚了嫂嫂。望兄長寬恕寬恕。」牛王道：「既如此說，我看故舊之情，饒你去罷。」大聖道：「既蒙寬恩，感謝不盡。但尚有一事奉瀆，萬望周濟。周濟牛王，罵道：『這猢猻，不識起倒，饒了你，倒還不走。』反來纏我，甚麼周濟周濟？」大聖道：「實不瞞兄長，小弟因保唐僧西進，路阻火燄山，不能前進，詢問土人，知尊嫂羅刹女有一柄芭蕉扇，欲求一用。昨到舊府，奉拜嫂嫂，嫂嫂堅執不借，是以特求長兄。望兄長開天地之心，同小弟到大嫂處一行，千萬借扇，搗滅火燄。」

你得唐僧過山，卽時完壁。牛王聞言，心如火發，咬響鋼牙，罵道：你說你不無禮，你原來是借扇之故，一定先欺我山妻。山妻想是不肯，故來尋我，且又赶我愛妾。常言道：朋友妻不可欺，朋友妾不可滅。你旣欺我妻，又滅我妾，多大無禮！上來吃我一棍。大聖道：哥要說打弟，也不懼，但求寶貝是我真心，萬乞借我使使。牛王道：你若三合敵得我，我着山妻借你，如敵不過，打死你與我雪恨。大聖道：哥說得是。小弟這一向疎懶，不曾與兄相會，不知這幾年武藝比昔日如何。我兄弟們請演演棍看。這牛王那容分說，掣棍，提鎚，頭就打。這大聖持金箍棒，隨手相迎。兩個這場好鬪。

金箍棒、渾鐵棍、變臉、不以朋友論。那個說：「正怪你這猢猻害子情。」這個說：「你令郎已得道，休喫狼。」那個說：「你無知，怎敢上我門？」這個說：「我有因，特地來相問。」一個要求，扇子保唐僧；一個不借芭蕉武邱客。語去言來，識舊情。無家無義，皆生忿。牛王棍起，賽蛟龍；大聖棒迎，神鬼遁。初時爭鬪在山前，後來齊駕祥雲進；半空之內，顯神通。五彩光中施妙運，兩條棍响振天關。不見輪贏皆傍寸，這大聖與那牛王鬪經百十回合，不分勝負。正在難解難分之際，只聽得山峯上有人叫道：「牛爺爺，我大王多拜上。幸賜早臨，好安座也。」牛王聞說，使渾鐵棍支住金箍棒。

叫道：「猢猻，你且住了，等我上一個朋友家赴會來者。」言畢，按下雲頭，徑至洞裏，對玉面公主道：「美人才那雷公嘴的男子，乃孫悟空猢猻，被我一頓棍打走了，再不敢來，你放心耍子。我到一個朋友處吃酒去也。」他才卸了盔甲，穿一領鴉青剪絨襖子，走出門，跨上壁水金睛獸，着小的們看守門庭。半雲半霧，一直向西北方而去。大聖在高峯上看着，心中暗想道：「這老牛不知又結識了甚麼朋友，往那里去赴會？」等老孫跟他走走，好行者將身幌一幌，變作一陣清風，趕上，隨着同走。不多時，到了一座山中，那牛王寂然不見，大聖聚了原身，入山尋看。那山中有一面清水深潭，

潭邊有一座石碣。碣上有六個大字，乃亂石山碧波潭。太聖暗想道：「老牛決然下水去了。」水底之精，若不是蛟精，定是龍精、魚精，或龜鱉、鼉鼉之精。等老孫也下水去看看。好大聖，捻著訣，念個咒語，搖身一變，變作一個螃蟹，不大不小，有三十六斤重，撲的跳在水中。徑沈潭底，忽見一座珍瓏剔透的牌樓，樓下拴着那個壁水金睛獸，進牌樓裡面，却就沒水。大聖爬進去，仔細觀看時，只見那壁廂一派音樂之聲，但見：

朱宮貝闕，與世不殊。黃金為屋瓦，白玉作門樞。屏開玳瑁甲，檻砌珊瑚珠。祥雲瑞鶴輝蓮座上，接三光下八衢。

非是天宮并海藏。果然此處賽蓬壺。高堂設宴羅賓主。
大小官員冠冕珠。忙呼玉女捧牙漿。催喚仙娥調律呂。
長鯨鳴。巨蟹舞。鶯吹笙。鼉擊鼓。驪頰之珠照樽俎。烏篆
之文列翠屏。鰕鬚之簾掛廊廡。八音迭奏雜仙韶。官商
响徹遏雲霄。青頭鱸妓撫瑤瑟。紅眼馬郎品玉簫。鰕婆
頂獻香獐脯。龍女頭簪金鳳翹。吃的是天府八寶珍羞
味。飲的是紫府瓊漿熟醞醪。

那上面坐的是牛魔王。左右有三四個蛟精。前面坐着一
個老龍精。兩邊乃龍子龍孫。龍婆龍女。正在那里觥籌交
錯之際。孫大聖一直走將上去。被老龍看見。卽命拿下。那

可笑之
甚

個野蠚來龍子龍孫一擁上前把大聖拿住大聖忽作人言叫饒命饒命老龍道你是那里來的野蠚怎麼敢上廳堂在尊客之前橫行亂走快早供來免汝死罪好大聖假捏虛詞對衆供道

生自湖中爲活傍崖作窟權居蓋因日久得身舒官受橫行介士踏艸拖泥落索從來未習行儀不知法度冒王威伏望尊慈恕罪

坐上衆精聞言都供身對老龍作禮道蠚介士初入瑤宮不知王禮望尊公饒他去罷老龍稱謝了衆精卽換放了那廝且記打外面伺候大聖應了一聲往外逃命徑至牌

樓之下。心中暗想道。這牛王在此貪杯。那里等得他散。就是散了。也不肯借扇與我。不如偷了他的金睛獸。變做牛魔王。去哄那羅刹女。騙他扇子。送我師父過山爲妙。好大聖。卽現本像。將金睛獸解了韁繩。撲一把跨上雕鞍。徑直騎出水底。到于潭外。將身變作牛王模樣。打着獸。縱着雲。不多時。已至翠雲山芭蕉洞口。叫聲開門。那洞門裡有兩個女童。聞得聲音。開了門。看見是牛魔王。嘴臉卽入報奶奶。爺爺來家了。那羅刹聽言。忙整雲鬟。急移蓮步。出門迎接。這大聖下雕鞍。牽進金睛獸。弄大肚。騙女佳人。羅刹女肉眼認他不出。卽携手而入。着了鬟。設座看茶。一家子。

頑世

趣甚

戴猴

羅真

見是主公無不敬謹。須臾間。敘及寒溫。牛王道。夫人久渴。
羅刹道。大王萬福。又云。太王寵幸新婚。拋撇奴家。今日是
那陣風兒吹你來的大聖。笑道。非敢拋撇。只因玉面公主
招接家事繁冗。朋友多顧。是以稽留在外。却也又治得一
箇家當了。又道。近聞悟空那廝。保唐僧將近火燄山界。愁
他來問你借扇子。我恨那廝害子之讐。未報。但來時可差
人報我。等我拿他分屍萬段。以雪我夫妻之恨。羅刹聞言。
滴淚告道。大王常言說。男子無婦財無主。女子無夫身無
主。我的性命險些兒被這個猢猻害了。大聖聽得。故意發
怒罵道。那潑猴幾時過去了。羅刹道。還未去。昨日到我這。

你道在
何處
出入

妙
聯

里借扇子。我因他害孩兒之故。披掛了輪寶劍出門。就砍那猢猻。他忍着疼。叫我做嫂嫂。說大王曾與他結義。大聖道是五百年前曾拜爲七兄弟。羅刹道被我罵也不敢回言。砍也不敢動手。後被我一扇子搥去。不知在那里尋得個定風法兒。今早又在門外叫喚。是我又使扇搥。莫想得動。急輪劍砍時。他就不讓我了。我怕他棒重。就走入洞裡。緊關上門。不知他又從何處鑽在我肚腹之內。險被他害了性命。是我叫他幾聲叔叔。將扇與他去也。大聖又假意搥胸道。可惜。可惜。夫人錯了。怎麼就把這寶貝與那猢猻。惱殺我也。羅刹笑道。大王息怒。與他的是假扇。但哄他去。

了。大聖問真扇在於何處。羅刹道：放心，放心。我收着哩。叫丫鬟整酒接風賀喜。遂擎杯奉上道：大王燕爾新婚，千萬莫忘結契。且吃一杯鄉中之水。大聖不敢不接，只得笑吟吟舉觴在手道：夫人先飲。我因國治外產久別，夫人早晚蒙護守家，闡權爲酌謝。羅刹復接杯斟起，遞與大王道：自古道：妻者齊也。夫乃養身之父，謝甚麼？他兩人謙謙講講。方才坐下巡酒。大聖不敢破暈，只吃幾個果子，與他言言語語。酒至數巡，羅刹覺有半酣，色情微動，就和孫犬聖挨挨擦擦搭搭拈拈，携着手，軟語溫存，竝着肩，低聲俯就，將一杯酒你喝一口，我喝一口，却又哺果。大聖假意虛情，相

陪相笑沒奈何也與他相倚相偎果然

是
釣詩鈎掃愁筵破除萬事無過酒男兒立節放襟懷女
子忘情開笑口面赤似天桃身搖如嫩柳絮絮叨叨話
語多捻捻搥搥風情有時兒掠雲鬟又見輪尖手幾番
常把脚兒踉數次每將衣袖抖粉頰自然低蠻腰漸覺
扭合歡言語不會丟酥胸半露鬆金鈕醉來真個玉山
頹餽眼磨娑幾弄醜

大聖見他這等醜然暗自留心挑鬪道夫人真扇子你收
在那里早晚仔細但恐孫行者變化多端却又來騙去羅
刹笑嘻嘻的口中吐出只有一個杏葉兒大小遞與大聖

道這個不是寶貝。大聖接在手中，却又不信，暗想着這些兒怎生搨得火滅。怕又是假的。羅刹見他看着寶貝，沉思忍不住，上前將粉面搨在行者臉上，叫道：「親親，你收了寶貝吃酒罷。」只管出神想甚麼哩。大聖就趁腳兒，攛問他一句道：「這般小小之物，如何搨得八百里火焰？」羅刹酒陶真性，無忌憚，就說出方法道：「大王與你別了二載，你想是晝夜貪懣，被那玉面公主弄傷了神思，怎麼自家的寶貝事情也都忘了？只將左手大指頭，捻着那柄兒上第七縷紅絲，念一聲唎哩呵，吸嚥吹呼，即長一丈二尺長短。這寶貝變化無窮，那怕他八萬里火焰，可一扇而消也。」大聖聞

言切切記在心上。却把扇兒也噙在口裡。把臉抹一抹。現了本像。厲聲高叫道。羅刹女。你。看。看。我。可。是。你。親。老。公。就。把。我。纏。了。這。許。多。醜。勾。當。不。羞。不。羞。那。女。子。一。見。是。孫。行。者。慌。得。推。翻。卓。席。跌。倒。塵。埃。羞。愧。無。比。只。叫。氣。殺。我。也。氣。殺。我。也。這。大。聖。不。管。他。死。活。掙。脫。手。拽。大。步。徑。出。了。芭。蕉。洞。正。是。無。心。貪。美。色。得。意。笑。顏。回。將。身。一。縱。踏。祥。雲。跳。上。高。山。將。扇。子。吐。出。來。演。演。方。法。將。左。手。大。指。頭。捻。着。那。柄。並。第。一。條。紅。絲。念。了。一。聲。唵。噓。呵。吸。嘻。吹。呼。果。然。長。了。有。一。丈。二。尺。長。短。拿。在。手。中。仔。細。看。了。一。看。比。前。番。假。的。果。是。不。同。只。見。祥。光。幌。幌。瑞。氣。紛。紛。上。有。三。十。六。縷。紅。絲。穿。

好
得

經度絡表裡相聯。原來行者只討了個長的方法。不會計他個小的口訣。左右只是那等長短。沒奈何只得舉在肩。上找舊路而回。不題。却說那牛魔王在碧波潭底與衆精散了筵席。出得門來。不見了壁水金睛獸。老龍王聚衆精問道。是誰偷放牛爺的金睛獸也。衆精跪下道。沒人敢偷。我等俱在筵前供酒捧盤。供唱奏樂。更無一人在前。老龍道。家樂兒斷乎不敢。可曾有甚生人進來。龍子龍孫道。適才安座之時。有個蟒精到此。那個便是生人。牛王聞說。頓然省悟道。不消講了。早間賢友着人邀我時。有個孫悟空。保唐僧取經。路遇火燄山難過。曾問我求借芭蕉扇。我不

曾與他。他和我賭闔一場。未分勝負。我却丟了他。徑赴盛
齊。那猴子千般伶俐。萬樣機關。斷乎是那猴變作懈精來
此。打探消息。偷了我獸。去山妻處。騙了那一把芭蕉扇兒
也。衆精見說。一個個胆戰心驚。問道。可是那大鬧天宮的
孫悟空麼。牛王道。正是。列公若在西天路上。有不是處。切
要躲避他些兒。老龍道。似這般說。大王的駿騎。却如之何。
牛王笑道。不妨不妨。列公各散。等我趕他去來。遂而分開
水路。跳出潭底。駕黃雲。徑至翠雲山。芭蕉洞。只聽得羅刹
女。跌脚搥胸。大呼小叫。推開門。又見壁水金睛獸。拴在下
邊。牛王高叫夫人。孫悟空。那廂去了。衆女童看見牛魔。一

齊跪下道。爺爺來了。羅刹女扯住牛王。磕頭撞腦。口裡罵道。潑老天殺的。怎麼這般不謹慎。着那猢猻偷了金睛獸。變作你的模樣。到此騙我牛王。切齒道。猢猻那廂去了。羅刹槌着胸膛罵道。那潑猴賺了我的寶貝。現出原身走了。氣殺我也。牛王道。夫人保重。勿得心焦。等我赶上猢猻。奪了寶貝。剝了他皮。剉碎他骨。擺出他的心肝。與你出氣。叫拿兵器來。女童道。爺爺的兵器不在這里。牛王道。拿你奶奶的兵器來罷。侍婢將兩把青鋒寶劍。捧出。牛王脫了那赴宴的鴉青絨襖。束一束貼身的小衣。雙手綽劍。走出芭蕉洞。徑奔火燄山上起來。正是那

忘恩漢騙了痴心婦

裂性魔來近木叉人

畢竟不知此去吉凶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老牛老猴曾結義來緣何畧無一些兄弟情分友人
曰妖魔禽獸說恁麼情分又一友曰沒情分的便是
妖魔禽獸耳甚快之

又批

形容鐵扇玉面兩公主曲盡人家妻妾情狀